

只待一声令下

■徐艺嘉

有执行飞行任务的机会。

然而,邓清明在当时并没有无法执行任务的顾虑。刚成为航天员那一年他32岁,身体状态很好,每一项身体数据指标都是同行中的优秀者,甚至被科研人员们私下称为“中国加加林”。他和所有队友都攒足了一股劲,一起踏上了叩问苍穹、筑梦九天的征程,朝着心中的目标出发了。

这一备战就是5年。

在这5年中,航天员们一次次挑战着心理和生理的极限,完成了一百多门课目的训练和学习。邓清明记忆里很清晰的一件事是:这期间,他的母亲从江西老家来到航天城看他,他如数家珍地对她讲中国载人航天起步的艰难、未来光明的前景,以及这项事业是何等崇高,值得为之奉献生命。母亲看到他向往的神情,对他说:“你当上飞行员,我的第一个心愿就实现了。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你能飞到宇宙去看看。”

这何尝不是邓清明的心愿呢? 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付出,他多么期盼能够驾驶自己国家的飞船遨游太空!

2003年,杨利伟驾乘“神舟五号”飞船一飞冲天,实现了中华民族成功首飞的千年夙愿。作为战友,邓清明由衷地替他高兴,为他感到自豪。当杨利伟伴随着着陆返回航天城时,所有大队成员排成一排迎接英雄凯旋。邓清明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和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中国的航天员们替整个民族圆了飞天梦,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有了真切的回报,那种兴奋与激动,只有这个群体感受最深。

二

成功和喜悦伴随着鲜花和掌声。一个团队中,执行过任务的航天员被外界盛赞为“民族英雄”。这对每个有着英雄情结的勇者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誉啊。邓清明悄悄给自己在心里树立了目标:向战友看齐。他更加努力地刻苦训练,主动给自己加压加码,提高强度难度。有的时候训练强度实在太大,即便身体素质出众,他仍然感到承受不住。每到这时,他总是逼着自己再练一会,再试一次。

然而,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始终没有飞天。看着战友们一次次成功飞天,一次次载誉归来,执行任务的人数越来越多,邓清明有种微妙的情绪,这种微妙的情绪给了他动力,但更多的是压力。他也曾做梦很近,努力也并非完

全没有收获。20年间,他曾3次入选备份航天员,但和最终执行任务还是擦肩而过。有一次,他作为备选乘组从西北基地返回北京家中。拖着疲惫的身躯打开门,竟意外看到桌上摆好了丰盛的饭菜,妻子和女儿像迎接英雄一样,热切地把他迎回家。那一刻,他明白了妻女的心意,他感动着,借口去趟洗手间,然后把门锁上,再也忍不住,打开水龙头。喷涌的自来水冲刷着洗脸池,他脸上的泪水也在恣意流淌。

失意的日子里,他反复追问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飞天,而我不可以呢?我和别人的差距在哪里?航天员是我的职业啊,如果没有机会执行任务,那不是我的失职吗?

可是,作为特殊团队中的一员,邓清明又知道,这支队伍是为整个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而存在的,每一个人既有突出的个人意志,同时又必须把个人愿景置身于集体利益中考量。这项事业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一个人可以跑得快,但一群人才能跑得远。有人问过我,备份的意义是什么? 他的体会是:备份是对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一种漫长的陪伴,备份人员进行大量训练积累的数据支持并帮助着科研人员不断突破技术难关,从而才能让这项事业的基石愈发厚重。多年下来,他和同伴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飞天就像打一场战役,所有人都团结一心、顽强拼杀,只要抢占高地就是打赢,至于谁插上旗子并不重要。

当航天员的时间越久,邓清明对航天员群体背后的意义体味得越多。每一次任务过后,每名航天员,无论有没有执行过任务,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自己“归零”。产品上有“归零”一说,其实人也有,就是要抛开过去,放空自己,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载人航天任务每一次的难点与重点都不同,下一次任务与上一次任务可谓千差万别,如果不能及时“归零”,很快就会掉队,甚至被远远甩在后面。20年下来,由于多次进入备份,邓清明参加了多次飞行前集中训练,成为大队中地面训练数量最多的航天员。

三

即便多年备战而未飞,邓清明仍然没有放弃,重要的人、重要的时刻都是他持续奋斗的动力。

他还清楚地记得,“神十”成功发射后,他作为备份航天员必须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回京,要交给在天空上的战友做地面

最后化成一件挂在墙上衣裳的嫂子,如同啼血的杜鹃般触目惊心,一片艳红。他们的巨大心愿,其实没有多么高尚,是小而卑微的——回家。修改完长篇小说《回家》的时候,在小说结尾圈上句号时,那时候我仿佛听到一声枪响……

一千天过去了,长篇小说《回家》的影视改编,经历过数次启动、停滞、人员变更后,于2017年的夏天又重新提上改编日程。我一直在想,多年前的枪声余音不断,我在这样的余音里写下了小说,那么作为影视剧,又该如何来表现沸腾的热血、信仰与情怀,以及那种敢死的勇气。这是一个头痛的问题。我要改编的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纯文学小说,写作过程辛苦而漫长,在我眼里它其实已经不再是一部战争小说,它只是描述了江南民国年间一类人生活的局部。战争小说,既是向英雄致敬,也是向尘世之上的人示警。

翻开战争小说的书页,就像打开一扇天窗,看上去是一片辽阔,阳光明媚,水草丰美……所以我希望《回家》中的陈岭北和黄灿灿,当然还有柳春芽、小碗、海棠以及那个叫烟烟的小号兵……他们温暖而百感交集的回家路上,是一个又一个剧情的壮怀激烈。我想战争的口舌可以撕得更开些,战争的本相可以更直接地表现些,所以原著中的内容,会有一个大的更改。但是不变的,是回家之路,是热血情怀。

枪声密集起来,军人们向着炮火前进!“情怀”这个词,或许嘴上说说容易,或者贴一个标签容易,但是在艺术作品中深化、挖掘、表现却很难。流于形式的壮怀激烈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假象,惟有通过人心和人性出发,震撼观众心灵,才是最困难但也将会是最成功之举。作为原著作者和编剧,特别期待电视剧《回家》能如同枪声在我耳畔鸣响。那么,这无疑是一声与众不同的枪响。

支持。这时候总指挥经过他身边,用拳头在他肩膀上抵了两下,又竖起了大拇指。邓清明立即明白了指挥手势传达的意思是:你是好样的! 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彼时邓清明的女儿邓满琪也在20基地代职,从小在航天氛围的熏陶下长大的小姑娘也成为一名航天人,为航天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神十”发射前的几天里,邓清明处于隔离状态,女儿每天骑着自行车过去看他,父女俩隔着高高的围墙见面,两人之间有大概六七米远。邓清明能看出来,女儿每次看他前都特地化了妆,努力把自己打扮得精神神神的,让父亲放心。而在此之前,为了备战任务,他们父女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见过面。女儿反复对他说,爸爸,你要加油呀,这次是备份,下次就是主份了! 邓清明每次都笑着点头,好,咱们一起努力。“神十”飞船发射成功后,邓满琪在父亲回北京之前又过去看他,这次他们终于能近距离看看对方。满琪满脸都是笑容,一如既往地鼓励的话,要爸爸回到北京好好做地面支持。她离开的时候,拐到大门外面,在以为父亲看不见的地方站住了。似乎有心灵感应似的,邓清明跟着走了出来。从女儿抖动的肩膀他看出来,孩子哭了。他站在女儿身后,隔着一段距离,也跟着哭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不仅想给国家一个交待,给自己一个交待,更想给家人和孩子一个交待。也正因为如此,他选择前行。

“神十”任务成功后不久,邓清明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了肾结石。当时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可以不用做手术,但是如果体内有肾结石,注定无法执行任务,失重环境下很可能会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影响操作。仔细想过之后,邓清明还是决定做手术。手术总共进行了两次,他去参加疗养时有一个月的时间身上都插着管子,经常尿血。手术结束后没过多久,他又投入到“神十一”任务的备战中了。前后算下来,他总共为“神十一”任务备战两年多时间。

可是这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仍然没有成功。在“神十一”成功返回的庆功宴上,总指挥特意把邓清明和另一名备份航天员叫在一起,对他们说:“作为优秀的备份,你们是很光荣的,你们和‘神十一’共同完成了这次任务。任务的成功就是你们的表现。”总指挥特意强调了“共同”二字,又让邓清明流下了泪水,多年的付出再一次得到认可,他感到释怀。

2018年年初,航天员群体又“火”了。人们通过媒体再一次认识了这个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在多次接受采访时,记者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20年没有飞天,你是怎么看待的?

邓清明的回答发自内心,看似是几句简单的语,其实仔细想想,恰是他多年来践行的座右铭。他说:“我们这项事业太伟大了,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主份与备份没有区别!”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畅想

■张子明

劳动,一个充满动感的词汇是幸福最美好的诠释当汗水在脊梁上冲出河流当双手捧起炽热的梦想奋斗,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词

军人,用特殊的方式让劳动变得浪漫战车勾勒大地的诗行战舰激荡大海的欢歌战机挥洒蓝天的眷恋即使有风雨袭来血性和胆气也会令乌云散去大地金黄,麦浪滚滚军人,用深情的注目礼向浪漫的劳动致敬

长征

第4182期

文学作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每当我离家远去,母亲最担心我水土不服。我的肠胃有敏感症,只认老家的水,挪个地方就水土不适拉肚子。妈说拉肚子是肠胃在“换水土”。肠胃熟悉了老家的水土,陌生水土就不适应。肚子认生,我不奇怪。这次去离家很远的地方,要好几年不能回来,肠胃肯定得大“换”水土,我定会拉得爬不起来。母亲很担心,就给我备了包东西。临上路的那天,她把那包东西装在我衣兜里,嘱我每天喝它几次。我知道是一包土,是那晒了很多年家乡太阳的土,叫“太阳土”,也叫“老土”,是那细如面粉的绵土。这是我每次出门,母亲都让我带的东西。我带着它上路,母亲添了些安慰,我少了些惧怕。

“太阳土”是老墙下的土,是太阳晒落墙上的灰土。“老土”收藏了太阳长期的炽热和光色,比寻常黄土更黄亮,暖融融。土被晒成了纯粹的土面,老人不把它看作土,看作是太阳身上的灰,说它干净得很,灵气得很。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老人偏爱这土,喝它暖肠胃,出远门带着调理水土不服。母亲就偏爱这土,父亲出远门便给装上,我出远门也给带上,母亲叮嘱肚子难受时喝点。父亲每到异地他乡,喝的第一碗里,就放些“太阳土”。小时候,每当我闹肚子,母亲就给我喝碗“太阳土”水,懂事后我不喝,我说喝它是臭味落后。医生也不认可它有调解肠胃的功效。可父亲说,喝了它肚子舒服些。母亲也说喝了它肚子畅快。我怕闹肚子,只好听母亲的话。出门就带上一捧。我到异地喝的第一缸水,便是“太阳土”水。我喝了它,会觉得肚子舒服。我有点信了老人对它迷恋的说法,也不再怀疑母亲对它的偏爱。

“太阳土”的名字好听,水却难以下咽,有苦酸辣涩麻咸等说不上来的味,人口时喉咙发呕、难咽,母亲说喝惯就好了。这样的东西能喝习惯吗? 母亲说常喝就不难喝了。我喝一次它难咽一次,从来没喝习惯过。虽难喝,我是权把它当作母亲的爱心。想到喝水土的怪味,就想到土里什么都会有,土脏。想到土里的脏来,就想吐。可母亲和老人把它说得很神奇。老土难道真有神力? 这让我注意起这老墙的土来。

老土里除苦辣酸涩麻咸外,那说不清的味究竟是什么? 深想,一撮土还真不简单。一撮土来自一片土地,一撮土里有世代村人。土里,包含着这世上所有消亡的东西,也包括老祖宗的气息等。越想这土的生成,越觉得它复杂。

这墙的土是哪里的? 老人懒得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怀疑这“太阳土”的墙,是来自村西荒地。那里有人常年打土坯,打的土坯不是村里打墙用,就是盖了房子。荒地虽是花草遍地的树林,而这荒地却是坟地,花草下是久远的坟地。

村西坟地挖出过秦汉唐的古董,也挖出过元明清的钱币和陶瓷,当然还有棺材的朽木、人骨和兽骨。它曾是全村祖辈人的坟场吗,这里葬过我的哪些祖宗? 不得而知。村里世代逝者,或者死在村外的人,都会埋在村边的地方。还有那源源不断的粪便、垃圾,也会埋在这田地里。一切都会化成土,村人会用这土打墙。这老墙的土,虽被太阳晒成黄亮的尘埃,但它有祖宗的痕迹、遗留,有太多消亡生命的秘密。难怪这土有神秘的气味,有说不清的味道。

这土是真有安抚肠胃的功效,还是祖辈乡土情结的偏执? 我无法判断。

太阳土

■宁新路

可它确有安抚肠胃的功效,它被我的祖辈确认,也被我的肠胃证明过。我之所以认可它的作用,是因每到异地水土不服时,喝这“太阳土”水,就像母亲抚摸了我肚子,肠胃会舒服起来。来村的异地人,同样,初喝村里的水,大多水土不服,村人就让喝碗“太阳土”水,不适便缓解。这“太阳土”似乎有安抚人肠胃不适的功效。

人为何会有水土不服? 是肠胃只认熟悉的乡土,还是乡土里有母土的秘制元素? 肠胃熟悉了这神秘元素? 想来乡土里有“地气”,有母亲的“气血”,有出生在这块地上的生命的根。一撮“太阳土”就是乡土的根。这也许这是“太阳土”或“老土”的密码吧。乡土是生命的根,乡土里有灵气。我由此不再怀疑“太阳土”的神奇内涵。

水土的根里是祖先,每一粒土里都有祖先。大地上的生命倒下,也包括我的祖先,一切都入土,由太阳和水化成腐物,化作养育万物的泥土,化作圣洁的泥土,化作水、草、树、麦、禽、畜等供人吃穿用的物质。也在阳光、空气、水的烘烤、氧化、洗涤下,腐朽的物质变成了有魂的净土——“太阳土”。泥土变得纯洁而神圣,我不再嫌它脏。那老墙的土被太阳晒“香”,“太阳土”是香土。

与村庄越来越远,母亲装我兜里的“太阳土”感觉越发热乎乎的。是“太阳土”真正的热度,还是我想象“太阳土”散热? 我摸“太阳土”,它的确温热。难道“太阳土”真是神土吗? 在这寒冷的车厢,在这冰冷的衣兜里,怎么会有温热呢? 我想它吸纳了日月的精气,也蕴含了祖先的神魂吧。

我一路上惦记着到异地的那杯水,也提醒自己离家时母亲反复叮嘱的,喝水时不要忘了放点“太阳土”。我来到了大山的哨所,风是咸的,水也是咸的,这里的水土我的肚子会服吗? 我把几撮“太阳土”搅到水里,一口气喝下。我想喝了“太阳土”水,肠胃不会闹腾,但还是拉了肚子。想必这水土对我肚子太“生分”,我喝它喝得太少了。我就连喝“太阳土”水,当然也吃了连队卫生员给的药片,我的肚子安稳了。“太阳土”水喝完了,我的肠胃很快适应了哨所的水土。是“太阳土”起了作用,还是卫生员的药片起了作用? 我仍愿相信是“太阳土”的神奇作用。

习惯了异地的水土,从异地再到异地,我仍是水土不服,仍会肠胃难受,就想老家墙上的“太阳土”。想起那黄亮的土,顿感肠胃舒服很多。

枪声响亮

■海飞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想起长篇小说《回家》的创作,如同想起一场南方地域的战争。那时候我长久地盘踞在书房,在纸上展开一场自己和自己兵戎相见的白刃战。人类的战争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一个不变的主题是捍卫主权、领土、尊严。

于是我开始谋划,希望写一场南方地域的战争。这场战争,应该像一场黑白无声电影,听不到对白,只能听到胶片转动的声音。在“嗡嗡”的匀称而温暖的声音里,请顺着我的视线望出去,可以看到的是六十多年前的紫云英或者麦田,以及翻腾的水蒸气在阳光下上升,还有“哗哗”作响的河流。我想象着那个年代的人们,以及他们纷乱的人生。“纷乱”让人感到真实、真切,以及种种百感交集。这时候可以让一声枪响,撕碎村庄、城镇、山谷、田野的宁静。接着炮火从田野阡陌和山谷升起,黑烟滚滚……

长篇小说《回家》由此而来,小说写的就是战争。六十多年前,那个战乱纷飞的时代,血光、烟雾、枪炮声和身体的各种零部件,在每一寸土地上都可见。这让让我想起宁波姜堰敬老院的一位抗日老兵,喝了一碗黄酒后开始唱《满江红》。我突然觉得枪炮声离他很远了,他很幸运能活到现在,身体健康得能喝下一碗黄酒……我老家诸暨,也



崛起(中国画)

吴建科作